



刘荒田 / 著

你的岁月， 我的故事

活着的是自己，还是别人眼中的自己？
终究有一天，连同自己，也要将故事演绎给他人，
将生命交还给岁月。

成全了我，尽管，我们是彼此的过客。

文艺出版社
AND LITERATURE AND
G, LTD

你的岁月， 我的故事

刘荒田

——
著

谢谢你，成全了我，尽管，我们是彼此的过客。
人生不是一场孤独的旅行，一路上都有别人的脚印，
所以有了路，所以有了故事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的岁月, 我的故事 / (美) 刘荒田著. — 南京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3
ISBN 978-7-5399-9998-2

I. ①你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美国—
现代 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3050 号

书 名	你的岁月, 我的故事
著 者	(美) 刘荒田
责任编辑	黄孝阳 王 青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197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998-2
定 价	3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,对两位出生于20年代的中国大作家至为敬仰,他们都居住在国外——美国大都会纽约,名字是:王鼎钧先生和木心先生。

王鼎钧先生在散文名篇《给我更多的“人”看》中说:“人啊人,我要看人,给我更多的人看,给我标准化的人,给我异化的人,给我可爱的人,可恨的人,以及爱恨难分,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。”

1980年我移居美国旧金山,32年过去,该有的差不多都有了,包括白发、白内障、退休金、孙儿女。其中,最大的收获就是:看了无数人。当然,不出国也能看人,差别在两处:视野和观察力。对此,木心先生说:“我自己也承认,我是到了纽约才一步一步成熟起来,如果今天我还在上海,如果终生不出来,我永远是一锅夹生饭。”(引自《文学回忆录》)我连给木心先生提鞋也不配,但认为,这一自省对多数海外“新移民作者”而言,也打中要害。在国内生活,基本上,只能“看”中国人。而况,那时移民海外,是井蛙向着蓝天奋力一跃。

立足美国，看复杂的人。对生活中新大陆的“龙的传人”，不能凭表面草率地贴上“中国人”的标签。比如，在美国出生、长大及幼年来美一类，就是虽有中国的皮肤和相貌，但语言、思维和生活方式彻底西化的“真洋鬼子”。除了这个黄皮白心的“香蕉”群体，长大后才移居美国的同胞，有相当部分经历了蜕变，言行和思维明显洋化的，也可归入“亦中亦西”人一类。

说到“非中国人”，美国主流社会的组成，按族裔、国籍分，有土生土长的白种人、黑种人以及印第安人，来自地球各处的人；按签证分，有合法移民、非法移民、工作签证、游客。还可以按职业分，按母语分，按宗教信仰分，按性取向分，按爱好分，按财富分，按品行分——看他们，凭我念中学时掌握的“阶级分析”方法，结果只是：肤浅且荒谬。

立足美国，看简单的人。不管哪个种族，哪种背景，哪种信仰，极端分子除外，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，价值观大抵是近似的。对爱的追求，对弱小的怜悯，对自由的渴望，对尊严的维护，对快乐的向往，对痛苦的躲避，对权位的恋栈，同情心，虚荣心，妒忌心，食欲，性冲动，乡愁，如此种种，一如从0到9的10个阿拉伯数字，组装出“工具”的世界，有限的“人性”元素，合成出无数性格各异的生命个体，衍生无数故事。

“出来以后”的视野较为广阔，是相对于闭关锁国时代而言。祖国改革开放之后，该当别论。而且，“阅人多矣”不等同于“知人论世”，观察力主要来自个人的修养及悟性，和是否“生活在别处”没有

因果关系。可是，具体到我自己，在中国生活到三十二岁。“文革”中当愚鲁狂热的红卫兵，下乡时当穷酸拘谨的民办教师，回城后当狐假虎威的低级公务员，在“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”的政治环境中，心里负载的是压抑、偏激、浅薄、恐惧、愤怒、绝望，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加上沦肌浹髓的毒素。不多的正能量来自知青年代起在松明烛光下开读的禁书。那年代，我出不出去，不是做不做“夹生饭”的问题，而是等而下之：有没有“米”，能不能做“饭”。

最过瘾，莫如看人；最艰难，莫如看人。我的旧金山邻居中，有一对年轻恋人，买下房子才一年，便分手，房屋被法庭拍卖。我看他们，如剥一层又一层竹笋。末了慨叹：他们的恋爱，从诞生，发育，兴旺，衰落到死亡，一如人生。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感情的纠葛，兴许双方的密友晓得一些，如果友情足够浓郁，常常聚在一起喝“汉尼根”啤酒，喝了便吐真言的话。孩子所带来的烦恼，幼儿园老师、祖父母应知道一些。洋人最在乎的性生活，倘若出了问题，医生和性咨询专家会掌握一些线索。至于更明显的财务困境，只有银行、贷款公司、信用卡公司才有发言权。

知人知面，如欲知心，在尊重隐私的国度，要破除语言的藩篱，族裔的隔阂，要开放心胸，撤掉心理防线，消除成见，以坦诚换取信任，还要多方印证。对此，我的个人体验，有两种值得提及。一是，酒吧的调酒师较容易看到真实的人。1988年，全美民主党代表大会在旧金山召开，名列“政坛最有力人物”的资深联邦参议员爱德华·肯尼迪（他当过总统和司法部长的两个哥哥，都死于暗杀）入住我受雇的

酒店。一天晚上，我在他的套间当鸡尾酒会的调酒师。夜深时，客人告退，剩下他和二十出头的外甥和侄儿（都是政坛新秀，已在州一级议会当选为议员）相对。我提供饮料的同时，零距离地看他与最亲近的后辈聊天，时而大笑，时而流泪，老谋深算的政客，喝了8杯“螺丝批”（伏特加加橙汁）以后，变回“性情中人”。二是，通过和同事的交谈，容易看到立体的人。我在一家大酒店工作了27年，和不同族裔、背景差异甚大的数十位同事长期相处。干活和休息时和他们闲谈，既是纾解精神压力所需，也是便当而有趣的消遣。这种“看”，比诸多亲密关系更加优越。和最亲密的配偶，不可能爆自家风流的料，哪怕仅仅是精神外遇；和长辈，不可能谈性；按理说，对两肋插刀的哥们，该可以推心置腹了吧？但不可能常常见面，见了面，也未必来得及和盘托出。由于我爱和同事聊天，有足够的耐心听他们诉说心事，且作引导和安抚，无形中充当了胜于狗仔队的私家侦探、心理咨询师和知心朋友这三重角色。

本书所收，是我历年所写记人散文的一部分。一来“看”得不完全，不深入，不准确；二来表达力不足，也许教读者失望。若然，请予原谅。毕竟，在先天和后天的制约下，怎么“看”，都难免“瞎子摸象”的遗憾，所以洋谚说：“世人看表象，上帝看心灵。”

目录 CONTENTS

1 自序

1 开篇：旧金山人海

第一辑 “鸡尾酒”族群

11 老妇不还乡

24 两个男人的战争

68 女房东

77 没有酒精和爱情就活不了的“草地”

87 前游击队员马里奥

103 擦皮鞋的百万富翁

第二辑 “香蕉人”派对

111 最懂女人心的酒保麦克

129 “葛朗台”芬妮的情事

144 人在赌途的丹尼斯

第三辑 “淘金者”之梦

175 “同穿一条裤子嫌肥”的交情

193 别

211 墓园“老友记”

221 没有岁月可回头

229 可爱的乡亲王先生

239 忘年交

250 “公竟渡海”之后

第四辑 “落叶”之思

263 他的名字叫“生活”

285 眉公外传

296 小脚“阿白”

304 媚姑那一段恋恋风尘

开 篇 \ 旧金山人海

午后，在市内的地下车站，登上从海滨总站开出的 N 线电车。最近几天，旧金山的公交车系统很不平静。由于驾驶员工会和市政府谈判新工约触礁，驾驶员们提出的加薪幅度无法满足，却受本市“公交车驾驶员不得罢工”的宪章条款所限，只得集体请病假表示抗议。这么一来，大半巴士、有轨和无轨电车以及全部缆车停摆。今天是第三天，请假的驾驶员少了很多，系统基本恢复正常。但过激行动的后遗症，看候车站黑压压的人就知道，又不准点了。

车上不算拥挤。一位白人女子，年龄在四十到六十之间，独霸一张双人椅，跟前是一辆由超市购物车改装的超大手推车，车上堆满了被盖和杂物。这位资深流浪人蛮有教养，看到走在我前面的老太太，

马上站起来让座。老太太坐下后，旁边一个座位空着。我礼貌地问让座的女士，你要不要坐？她说，不坐，并指了指面前小山似的手推车，意思是要照顾它。我道谢，落座。眼神落在手推车前端的小狗身上。流浪女子看到，指着小狗对我说：“它的腿不好，走起路来酸酸的，我带它去看兽医，花了400块。”我笑了，想问她，小狗“酸酸的”感觉，人是怎么知道的，但感唐突。端详着这位站立在一尺以外的洋女人，暗里琢磨，她的穿着干净，整齐，该不是神经病人。她的身世，性情，婚姻，家庭，则全是谜。眼前可供研究的，只有她、小狗和手推车，信息太少。正想和她聊聊，从小狗入手挖出她的人生。却见她大声和多重人墙外的司机说话，要求在下一站下车，但靠近的出口有两个梯级，她请司机把梯级放平，以便推手推车下去。驾驶员说那出口不行，要她在车头旁边下车。她不肯，理由是手推车体积太大，无法穿过人群。两个人吵架一般对话。大家听着，笑了。

我扫视着车厢里的人，想起苏东坡诗云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。细品其意，怕是“精英意识”作祟，只有千方百计躲狗仔队的明星，如大陆影星文章和姚笛这般偷腥的，口罩和绒线帽全副武装，恨不得人海万丈深，好躲进底部。普通的“万人”呢？不是逃犯，即使出轨，也没人关注，藏什么呢？

在大街步行也好，在公共交通工具里出神也罢，人海里“游泳”（套用网络时髦语，曰“冲浪”），看零零星星的人，看比肩继踵的人，看远的人，近的人，擦肩的人，对视的人，视而不见的人，偷窥的人。偶然的肢体接触，如握手，碰撞。不期然地起了这样的幻觉：每个人都

坐在看不见的“车子”上，“车”的牌号、年份、性能、价钱、保险各异，但总体名称一样：命运。命运之车，载着个体，载着相依为命的情侣、夫妻，载着一家子、一个家族，和其他“车子”同向，逆向，交错，穿插，组成一个社会。一次事故，对撞或擦碰，就是人和人的矛盾激化。每一瞬间，都是现世的切面。每一切面，都拖着漫长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为此刻造因，一如此刻为将来造因。数十年前摄影家有一种雕虫小技——晚间拍大街上的车流，按住快门久久不放，每一辆车亮着的前灯和尾灯，便变成霓虹灯一般的线条，千万条红或暗红的线聚集，纵横，扭结，绵延。而你，我，他，就是其中一条（如果猝然沉没在人海里面，再也不露头，只好算一个点）。

电车到达隧道口站。带手推车的妇人高声嚷叫，要下车。司机不敢开罪这类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时间的赖皮人物，停车，走下来，看能否帮上忙。女士自力更生，把手推车拖下两个梯级，旁人怕轮子被颠坏，她说没关系，扬长而去。我这一刻看清楚了，驾驶员是中国人，报站的英语带广东口音。语言成为终生难题的新移民，怎敢和口才顺溜的洋人开练？

车上，扰攘告一段落。我心头泛起“没戏看”的失落感，只好看别的。对面长椅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“怪人”，碎花圆领蓝外套，湖水绿裤子，橙色平底鞋，是地道的女性。从侧目看，并无喉结。头发是中性式样，马尾巴拖在后面。然而，小胡子浓黑，两端往下弯，是从前中国师爷所特有的山羊胡。她坐得庄严，目不斜视，迫得观者无法往邪道想她。把胡子侍候得如此触目的女子，平生第一次遇到。单靠

目测,是不可能明白对方的底细的。可是,还能做什么?冒充记者采访她是一法,然则以什么为话题?难道谈女性蓄须不成?坐到她身边去,相机搭讪是另一法。均没有勇气实行,只希望她在我先下车,好让我鸟瞰一阵,“须眉女”龙行虎步,是怎样的一道风景。视线离开她,跌回平淡的庸常。表情木讷的中国大妈,警惕性奇高的手紧紧挽着手袋带子。身高悬殊的阿拉伯情侣,女子踮脚对情郎耳语。身边忽然感到肉的挤压,原来是一位胖妞在我旁边的空位落座。她打开手机,对着屏幕动起来。不在零距离看聋哑人打手语,不知道手可以如此“伶俐”——摇,摆,圈,绕,捶,拈,提,如钢琴的黑白键,更如芭蕾舞者倒立的纤足,教我着迷。她意识到我注意她,表演得更加卖力。

这就是以文化与种族多元著称的旧金山。我们可把中国定义为“熟人社会”,它的运行靠“关系”,而关系以“熟人”为根基。眼前的人间,可套用婉约派名家喻丽清的比方——盒子。上文的“车子”之譬,与它异曲同工——移动的“格子”或“盒子”。这些比喻所指向的,是人际关系的距离。无所不在的陌生感,来自人人都有、名叫“隐私”的护罩,它把“真人”和被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称为“地狱”的“他人”分隔。职是之故,无论在车上还是大街上,看人不能不限于皮相。其内涵,如珠光宝气的多宝盒也好,似放满收据借条的鞋盒也好,甚而是一套二,二套三的“五小套”也好,我们均无法了解。以紧挨着我的聋哑女孩来说,她在手机上发的手语视频,我都一概不懂,别说她的沉默人生了。

于是又起了感慨。旧金山是天下闻名的旅游城市,每年游客上

千万，但本市居民才七十多万。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，如果依然以“人生地疏”自命，便失诸矫情。然而，我一直为这样的事实纳闷：在街上难得碰上熟人。没有熟人的地方，多拥挤也是鲁迅所慨叹的“无物之阵”。人，只要稍为熟悉，回答“盒子内有何物”这一问题，就不至于交白卷。

人海啊人海！给我看卸掉面具的人，脱掉假发的人，不必裸体而呈现真相的人（每年6月最后一个星期天，这一带举行同性恋者大游行，全裸的人比比皆是）。哪怕是赶到地铁站台才打开手袋，对着小圆镜画眉毛和扑粉的白领丽人，也比那匆匆赶路，从不正眼看我的绝大多数可亲，为了让我看到素面的缘故。注视我吧，哪怕是恶意，也比埋头于手机好！我要离得很远便毫不迟疑地高叫我名字的嗓门，使劲地拍我肩膀的粗豪的问候，毫不犹豫地伸向我的暖暖的手，冷不防地拥抱我的庞大身躯。一句话，我渴望遇到熟人。

不是绝对没有巧遇。十年前，在巴士靠窗的位置，我埋头读报，有人在外头敲玻璃，叫我的名字。我抬头看，秃顶的老白人，并不认识，为何知道我的英文名字？“我是荣！”他为自己的忘性生气，声调提高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我当年在意大利餐馆的同事。连忙回应，问好。可惜红灯换为绿灯，巴士开行。他挥手告别，蹒跚走上人行道。他的人生断片在我脑际次第闪过：二十岁和高中同学结婚，数年后老婆和乐手私奔，他独力抚养女儿。一次婚姻之后不敢再次涉入，但猎艳成癖。“我在渔人码头（旧金山海滨的著名风景区）的餐馆‘奥尔拉图’当领班那阵，年轻的日本女游客独自来用餐，边吃牛排边用半咸不淡

的英语和我闲聊，告诉我她是自助游，问哪里好玩。我说明天我正好休息，当你的导游怎么样？（其实是上班日，然而机不可失，请假就是了）第二天一早，开车去旅馆接上她，游玩整天，夜里做爱。这样的露水情，短的一天，长的一两个星期，一年至少十来宗。”他在工余的“咖啡时间”向我吹“当年”，为无坚不摧的性感而顾盼自雄。时隔 15 年，光阴把他改造得真够彻底。到今年，荣该满七十二岁，还在人世吗？活得好吗？

还有一次，在市场街一个候车站，遇到韩国女人素子。三十多年前她和我在一家夏威夷风味餐馆一起干活。彼此马上认出来，叫得出名字。上车以后，聊了一路。她出身于汉城的贫寒人家，高中毕业那年，在美军基地的咖啡店打工，被一个姓华盛顿的美军黑人士官看上，两人结婚后到旧金山的猎人角定居，生下三个黑檀木般的儿女。我和她谈当年同事们的去向，谈她的女儿和儿子，谈现在的工作。她以嘴没遮拦著名，从下城到海滨的“悬崖酒屋”一程 40 分钟，两人聊得十分投机。那一次，离开共事的八十年代已 13 年。后来，在“悬崖酒屋”，我作为顾客，她作为侍应生，又见了两次。每次的“礼节性交谈”，都少见地坦诚。她永远是万事足的模样，然而，我晓得她的深层奥秘。她的黑人丈夫，退伍回国后以开长途运货大卡车为活，结婚不久便养了小三。她明明知道，也不点穿，只求每月准时拿到赡养费。她四十岁那年，深夜下班，在回家路上，被 17 岁的少年胁迫到街角，强奸了。她报了案，并去医院检查了身体。次日，若无其事地上班去。她的大女儿，14 岁起就乱交男朋友。她难以管教，便监督她每次出门

约会前在手袋放上避孕套。这些，是素子的闺蜜告诉我的。如今，素子也是龙钟之人了。如果和她邂逅在电车上，一定像过去那般惊喜。她圆滚滚的脸，绽开坦然的笑，和我谈她的孙儿女，谈她爱吹的“尺八”。我一定要向她打听约瑟芬的下落。约瑟芬、素子和我当年共事，她俩是最要好的搭档。向我把素子的隐秘和盘托出的，正是这位在菲律宾出生的华裔女孩。

电车隆隆开行，进入日落区，乘客下去大半。举目之际，无亲人，无熟人，无朋友。聋哑女孩和须眉女子下去后，更加寂寞。忽然，眼前的椅子坐下一位中国人。哈，眼熟得很！15年前或更早，他是旧金山公车系统的名人，彼时他尚在血气犹刚的中年，可能是在下城一家俱乐部的餐厅当服务生，带广东口音的英语颇流利。我见识了此公的厉害，是在下城的地下车站，我在等车，他也是。他个子瘦小，对此怀着过分的自卑和由此反弹而成的凌厉霸气，天晓得他何以对全市公车系统的运作了如指掌，又总是满腹牢骚。车不准点，他在站台上指着液晶显示牌骂；车来得太密或太疏，他对着值班人员骂；车来晚了，上了车直趋车头部位，对着驾驶员骂。我多次在围观者群中看热闹，开头是佩服，后来是厌腻。因为他吵起来，司机为了向他解释，便把车停下，使得所有乘客都被耽误。一眨眼，这么多年过去。他，松弛的皮肤在下巴下方晃动，背驼腿弯，坐下时把一袋从华人超市采购的货物摔在地板上，不胜重负的模样，教我何等怀念当年他戟指人高马大的洋人，如训斥孙子般的气势。他在说话，声音低沉，是不是还在骂公车班次太疏，抱怨司机关车门太快？听清了，是嘟囔白菜涨

价，今天大便不畅。我到现在才悟出，从前他骂人，未必是见义勇为，而是憋不住话，爱炫耀。

我比“话痨”早一站下车。天空瓦蓝，毫不以人间为意。“天若有情”便如何如何是伪命题。想起一则关于纽约的描写：“那里，每天有250人死去。同时，人们兴冲冲地搬进空下来的公寓——读早报，第二十九页，刊登逝者的头像。第三十一页，则是订婚者的玉照。第一页，有主宰这个世界的人的照片，他们纵情声色，赶紧享用进入第二十九页之前的岁月。”

人海，和目力所及的太平洋的波涛一般，怎么翻卷，都是那么一回事。